

装到一九四六年底，已有四五千人，分布在大邑、郫县、新繁、华阳、仁寿、茂县、汶川等二十余县。川南民变武装有人、枪五万余，活动于古蔺、古宋、叙永、宜宾、富顺、荣昌等二十余县。

随着民变运动的发展，参加的阶层也逐步扩大。除农民外，工人、手工业者、学生，甚至国民党政府的小公务员和中小地主，有的也被卷入了运动；而国民党军队中官兵哗变投入起义队伍的事，更是经常发生。起义群众除汉族外，还有少数民族，如川康地区就是汉族和彝族联合起义。民变运动已逐渐形成为农村各阶层人民反抗蒋介石暴政的联合斗争。

民变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。为了镇压民变武装，国民党反动派抽调大批军队实行“清剿”。但是，由于四川人民所受灾难极为深重，再也无法生存下去，用武力推翻反动统治已经成为广大人民共同的迫切要求，因此起义军愈“剿”愈多，活动范围越来越广。至一九四七年三月，农民起义已普及一百三十余县。

民变运动的蓬勃发展，充分暴露了国民党统治区社会矛盾的尖锐化。它冲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，扰乱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后方，牵制和削弱了国民党进行内战的兵力，从而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区军民的自卫战争，促进了革命在全国的胜利。



“洗 盞” 辨

黄 镇 华

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的名篇《前赤壁赋》中有这样一句：“客喜而笑，洗盞更酌”。对其中的“洗盞”一词，《古文观止》、《中华活叶文选》和《古代散文选》都没作注，只有从曹国锋先生译注的《古文观止》的译文“洗了杯子再吃”中，看得出他对“洗盞”的理解。前三家是不是也认为“洗盞”即“洗了杯子”，由于这太简单才没作注呢？不得而知。我认为，不能把“洗盞”解为“洗了杯子”。为什么呢？（一）可以任“杯盘狼籍”而不顾，可以“相与枕籍乎舟中”——苏轼与客豪放如斯，怎么会在这里横生出这种“讲究”呢？（二）再说，正装着酒在吃的杯子，又有什么必要要洗了再装酒吃呢？我这里想对“洗盞”提出另外的解释——“干杯”。“洗”，意为如水之荡尽，一扫而光。“洗盞”，让杯中之酒一扫而光，即“干杯”。这样，“洗盞更酌”就应译为“干杯再饮”。我们可以想象：当苏轼说理谈玄，议论风生时，众客皆停杯释箸，心驰神往。最后，大家烦愁顿消，痛快至极，来！干杯再饮！

本 刊 第 二 期 正 误 表

页	行	误	正
45	4	主绅	主神
47	22	唯一的	主要的
65	13	和坤	和珅
65	39	黄鸽	黄鹤
66	14	坤	珅
66	20	君师	吾师
89	33	天射	无射

又，第47页第3行中的（1），应改放在该页第一段之末。